

北
碓
文
集

共
五

一
之
二



20
1283
1

北澗文藁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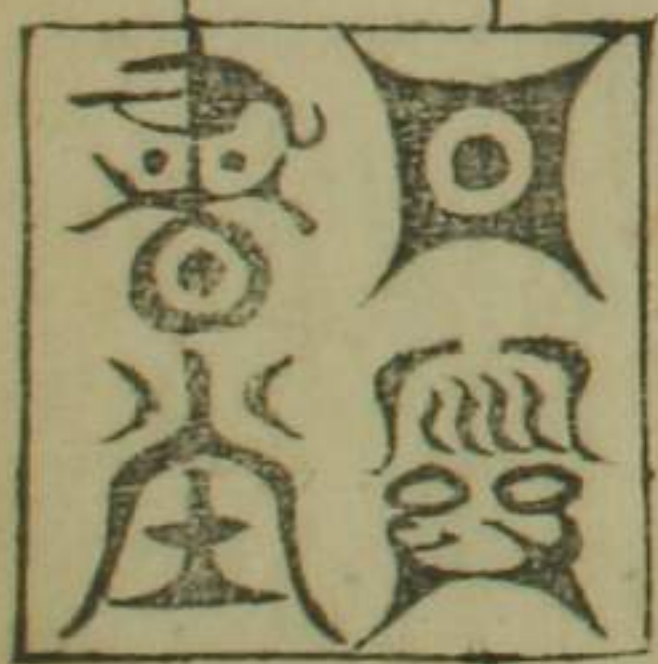
慶元初予始入太學於時偽學之
禁嚴臺官胡紘司業高文肅表裏
為爪牙搏噬無虛日學校諸生語
言小異輒坐偽罪不以聽予浮沈
其間日以短氣遇休沐率一游南
北山得士於北澗相羊林泉吟弄

風月足以消遣世慮然予學乎泗
水北澗學乎靈山予固不以及彼
彼亦不予及也居數季北澗出天
台為導師而予更憂患歷兵間自
荆楚浮江漢以歸至東海上則南
北山無復相誰何矣予時以特薦
補官不受擢第太常寓

輦轂下北澗以志書相勞苦寄新
詩啓予出語益峻偉予既歸江西
與盱江刺史言北澗於今為偉士
刺史奏書邀北澗以唐僧紹隆所
開山處之北澗高卧不肯起既而
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
亦復不肯起今季予歸自嶺表北

澗游華亭知予入長安駕小舟看
予於清河坊客舍握手道契闊十
有三季如一日也讀其文宗密未
知其伯仲誦其詩合衆寡覺範為
一人不能當也雖然北澗無學之
宗也文於何有見之文者似焉而
已矣北澗於人不苟合合亦不苟

睽取舍去就之際潔如也其名居
藺其字敬叟其生潼川寓北澗之
日久故人不名字之稱北澗云嘉
定丑十月望日盱江張自明誠子叙



北磧文集卷第一

石賦

飛來天竺講徒聚石作供為之賦

石奇而怪兮有惜不惜石眠人兮猶人眠石夫二三子悠然會
心板高陟遐隱搜細尋捫蘿鳥輕籥雲景沉俯闕欽欽側行岑
崑磅礪岩阿裴回磧陰洗濯雨蝕摩挲藓侵獸駭始蹲鸞回欲
升介如其質錚乎其音如考琮璜如戛球琳如獲大貝如致南
金室迹兮其何能及石遠兮輦無傭直屹如林兮若拱而揖百
夫睨兮無用其力若夫坡陁兮盤峭峙兮桓王佐才可就而不
可致權奇兮巧玲瓏兮小市鄧隱可致而不可駘俯踈簷而巍
插挂綺䟽而環植立中不倚凜姿淡如却步欲前偃僕反趨匪
卑蝶尊匪親蔭踈匪璞貴雕匪瘠貴腹蔭之以綠蕉密葉之涼友
之以青琅方寸之虛澤之以金莖沆瀣之清鑄之以石鼓斷缺
之餘堅不可鑄頑可澤與將為魯叟之堅乎抑為瞽叟之頑乎
或曰是石也皆有飛來之一體始焉飛來終將飛去固蕩誕漫

詒兮不可復據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吾恐昧者不知方防之
不預因作而言曰小子識之庶乎一得方有補千慮

水仙十客賦

子墨遇毛穎於玄泓謂凌波仙子曰穎也情與幻俱思與化侔
尔能壞色衣乎瑤叢瓊壙意象倜儻玉臺金甌精爽發輝既寫
真以寵而乃觸類而友之丹兮焉加鉉兮焉施山黛弗掃額黃
奚為妙衆態於一緇革殊轍而同歸感意足於色盡歎朝榮而
夕萎仙曰既聞命矣凡物之生豈不曰友有杖之杜亦孔之醜梅
兄在前馨弟居后蠟英騰馥兄黨之秀寄林麴群無人自芳並
駢爭先瑞香國香是皆臭味之偶較等夷於兩忘我有橫榻縣
之比窻楚英不來餘烏足當起而此之曰花中隱者兮與秋澄
霽故家東籬兮剪金繁碎宿莽兮苾芬群空兮披乎萃雖卧樓
百尺可也豈特上下床之間哉英避席而作曰走不佞請言志
歟之揚之秕糠是懲為天下先曩書諸紳海棠豔春山茶駐春

桃原霞蒸李蹊夜明族大衆富草木知名其可為吾下乎仙慙
然曰吾非不願交也以色媚人寡德也英曰子何見之晚也可
以攻玉它山之石也不賢則人將拒我若之何而拒人也仙乃
曰唯莫敢不承延之上座死毋敗盟相索於形骸之外兮相忘
於寂寞之濱

死灰賦

已矣夫斯其已焉矣積之何益宿之何悶擁之弗煖任之則已
撥之則尚何俟既掩之息弃之則孰有是無用之地始或病其
燎原終敢忘於祀帝星之沈螢之翳却燧人謝司燬非石中擊
非鏡中起非海中光非木中燧雖一炬之連綿與一龕之明偉
眇不得其所從又安知其所止初疑陳編斷而發是殘照又疑
踈襟虛而粲此冷蕊肇自一傳煥乎百世惟取之者深則用之
者秘豈顯晦之不常固行藏之所系必遺鬼而潛影則輝天而
鑑地緊妄異於復然粵西京之內史雖再振於餘美已見溺於

獄吏速辱極而榮來亦背其而顛此矧添園之老仙傲楚聘而
高眠槁形骸與方寸投綸竿於濮水寧惡富而賀貧寧去此而
就彼將貪得而徇財抑舍生而取義將豐犧之衣綉抑靈龜之
曳尾孰若搏扶搖跨鵬背翱翔乎九萬里拾齊物之餘論續齋
心之微旨寓兔穎於遠思作蠅頭之細字搜精爽於空濛使飛
廉而馳寄此而歌之曰盍歸乎來兮吾其為逍遙之游自無何
有兮奮於廣莫之野而烏有之林立

離室賦

向斯塞戶斯墜甬容膝僅依影雖晴而陰不夜而暝進則面墻
退則坐井柱忽不支壁忽就頽豁然而虛漠然而罔如蒙之擊
如震而警識天地之大全見造物之遐隱盡草木之態度極川
原之畦畛萬緒紛紜一瞬而領沙平露背山層透頂高木呈枿
孤塔出穎風煙慘舒化變俄頃如無盡藏如大明鏡前山送青
若壯士之排闥後山回闔擬良工之御駿撫鴻鵠而晚眺入冥

冥而遠引笑雲煙之輕去湯悠悠而無定駐落日於西崦延初
蟾於東嶺皆是中所得也於是回陋而飭就隘而整力不足侈
志不足驕儉適茆茨靜愜幽屏自抱窮獨自負不敏信吾樂吾
樂也或曰蕩蕩四海茫茫九區結客締交春生吹噓木李木瓜
利兼苞苴志之所之稱其所如今也踣趣如轅下駒所樂只爾
將胡為乎吾為子不取也則語之曰履仁正途蹈義廣居仁義
而已安知其餘惟正則廣安知其拘一簞之陋同躬稼之眷哲
千駟之富媿采薇之瘠癯我則謹終執之如初我則守約執之
如愚客則貌敬其心揶揄反復之而不聽則謂之曰子去矣子
非吾徒

食力賦

或訝余游兮廣居大輿墮子豐饗華裾殆不知吾不素食也宏
吾說而反諸九吾有兮四民樂輸入吾籍兮縣官索租不耕則
荒不植則蕪不則蠶食且獵且渙屢空不顧坐觀其逋路而後

已不其晚乎公也反是安知其餘勞心治人勞力自勉墾闢田
萊罅漏補苴先事者鋪怠則削除僅支子目前旁搜千古初無
愧兮自求屬饜兮自愉大人先生可扳援兮奇字是咨窮老惇
獨相煦濡兮閑情是娛粟吾粟兮瓦孟樂吾樂兮道腴苟不吾
以兮縱其所如亂曰力可強而有也智不可兮既盡瘁也我心
適兮雖百粉兮我心匪石兮

問景賦

謬我晝與衆作夜獨短檠頽景而問焉景乎何闖闖於此其父
也止同廬行同途偃同俯伸同舒不戚吾戚不愉吾愉不巧吾
拙不智吾愚不礙吾頑不充吾虛豈所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而累之者耶景曰爾何見之晚也我生之初豈父母且爾之未
生我何有乎我非累人爾誠累余反以我為累也如之何而勿
息爾特立兮示爾至正俾爾正焉是守爾不倚兮示以太中俾
爾中焉是居爾競爾躡我固自若爾靜爾勝我方澹如將極玄

香奩賦

窈兮我必爾俱抑臨崇臺兮我亦爾俱顛沛造次未始不爾俱
也胡喋喋而問歟言既而寐夢游濮水授我息陰楚漆園吏寤
而反思爰得其旨極景所如罔知攸止

海賈得水沉之木於絕嶠巨口細鱗厥狀惟肖矯首欲驤揚鬚
欲掉腹背逾尺首尾倍尋渾然天成不刊不鏤將市於通都大
邑則燔灼剗剔秘而藏諸則匹夫懷璧與其市而藏之孰若寘
諸八吉祥六殊勝枕玉几供佛頂此念既作鯨波砥平天風飽
帆悠然至郵嗒物之生豈不願才臃腫自全不鳴者灾才不才
亦各繫其逢也方其窮髮之北落落盤踞排震風傲凌雨不知
其幾千百年婆娑垂陰終其天賦蠹根反初槁幹速腐所不為
運腐之伍者蘄然鱗鱗郁然圍圉一過賞鑑遂奮於遐陬窮荒
卒臻禮樂文物之士向也不遇曷以至此雖然鍊鑠銀鐙鱗鱗
振迅殆與獄三之劍雷澤之梭跨騰風雷變化而去

夢賦

曉世以夢謂其頃刻變滅了不足恃邯鄲一炊槐宮半世栩栩
栩栩莫所妄莫鳥跡空雲既寤猶寐然則至人曷常無夢與其
夢也舒舒其覺也遽遽得傳說游華胥錫九齡奠兩楹所存者
誠所兆者神惟道人銛夢尋幽潛上東山上瘞老龍象出數百
言辯如湧泉覺而繹思了無子遺致書於予曰吾夢為東山瘞
骨語覺而眠之宛然畫象贊子蓋為我辨之使及命曰子真夢
為東山瘞骨語覺而謂之贊豈緣名失實以夢為覺與語真是
贊而得之於瘞骨豈責實於名以覺為夢與抑兩忘夢覺而適
意與將一致名實而忘言與詎知子之夢為東山而東山之夢
為子與不然說此夢者不知為誰而原此夢者亦復不知其為
誰與昔人夢鹿鄭相輒疑曰無黃帝與孔仲尼苟能辨之果辯
者誰殆不足以語此理之所在十日麗天物無遜形人自眊然
論以日明竟沒沒焉彼有目者不言而與蓋不待黃帝孔子而

能辨作夢賦

幽情賦 和子君實

隱約兮窮執德兮洪苗畝在經水早在躬揮毫落帑兮十吏敏
供滑稽怪奇兮解嘲送窮思遠兮雲莫掉鞅兮誰取貂裘兮塵
侵大笑兮出門去付萬言於杯水蜺豈虞於讀誤勇一歸於半
生問征夫以前路駕言入郭官舡載書出無者車長鬚者奴委
羽黎明中津日晡稚子牽裾野人挽鬚方寒温兮未既倒囊錦
兮畜儲帛冰玉兮貞姿撫莓苔兮槁膚國香薦芳不為無人凌
波弗來淡交竹君俗駕可回姑射可賓結商鼎之佳實待方山
之怪民擬奏賦於蓬萊載擷英於典墳補既往之缺遺尊平生
之所聞搯萬象以冥搜濯煩促於秋旻晒富貴兮不義毋憂貧
而賀貧

種竹賦

二女爭竹山竭產不肯已仙居丞王君擇來囑余諷

之作賦示二姓而訟止

自余畊稼於委羽之西頗復精於藝樹舉瘦竹之雲仍著清風
於窻戶叟過予而問曰子習吾土竹才不才豈願聞之與鰻尾
之細貓頭之巨批絲下考江南別緒石如早晚之筆蕩異青黃
之苦磅礴萬山之麓綿亘千溪之澗大則乘桴浮海小則惟筐
及筥駟水則頃刻百畦挂椽則裴回百堵橫濤瀾而為扈代垣
墻而樊圃既制戕而紉布復為新而充炬雖刀斧之不赦豐貨
貲於善賈凡子所殖咸出其下或斑而踦或紫而個從然而攬
直然而豎待價不售待用無取既蕃而滋於事何補余曰叟之
所陳匪利奚務者利者矯虔於隣里爭畔者陸梁於道路養睚
眦以成俗觸憲章而垂度吾與之淡交者也天下之竹皆樂為
吾疏煩而滌慮一日無之萬鍾不顧未嘗擇而居焉蓋不謀而
同也若夫濟深涉相窘步騰荒陂釣煙渚未嘗不與之俱也濯
炎燭忍寒苦留天風伴月露未嘗不與之處也睡足巡簷踈莖

玉立莫不仰夷齊於首陽拔千丈之俗針起息陰密影金碎又
若輩游夏於泗濱踵多儒之武倚襄殘冀其生抱節之孫撫幼
稚欲其肖遺清之祖利動貪夫擲夷畢舉地忽異姓俯仰百主
膾雞肋者何限得蠅頭之幾許抑千畝之就荒將九包之失據
始竭澤而不戒終反裘而未喻繫叟之感滋甚與吾之言齟齬
載嚙嚙而往復愈憊憊而曹督耶抗手而語之曰我勸欲眠叟
姑且去

梅屏賦

北山鮑家田尼菴梅屏傾京都

高宗燕殊宮嘗令待詔院圖進

屏梅於閑暇之際固足以當一面之託况夫花時不數孔雀之
金塞門之對芍城南悠然蓓蕾露寒稊腴酥乾玉頰可扶雪妍
可編又若堵立十丈於蓬婆千仞之顛北枝奔而不殿南枝徐
而不先孰不盈斜入屋簷橫蘸清漣殆將小柳高韻兮從其權

也雖屈折而弗性終秀整而全天蓋智巧所自出愈出愈奇兮
麗澤乎芳鮮豈吳宮小隊豔冶於長蛇偃月兮與之比肩哉雖
然物貴守常失常則舛反常合道何患乎反牛可貫而任重馬
可絳而致遠水沛然而東之決之西而弗轉又何以異夫結縵
梁而亭亭直躡廬之南榮淪乳雲之甘兮駕清風於玉川倚紉
素之潔兮障順風之庾塵使浪蕊浮花知夫大邦維翰兮公侯
干城吾將取古今騷人墨客盡疏錄其姓名首之以石心鐵腸
繼之以孤山逸民俾登是選者不啻拔山之與蕭雲寄風雅於
晚生發先覺之典刑廣平之貂兮不可復續暗香浮動兮尚堪
擷美是舉也得非東家捧心兮効顰於西家者耶

糴賦

黃巖之西竹封之利埒禾稼富民積倉不競縣南新
陳相望據廩增直粟突不黔者不仁哉富貴也作糴

賦

北碣遺介問糴於接壤之多稼者夕陽在山徒丰而歸恣然如
瘖長噓而袂撫而勞之曰吾遲若之歸也與若解腰而共飯何
遲遲其來乎介怫然曰東方既明草露未晞請命于邁往扣富
兒自卯及申庾不及闕守者瞋目略不見洽懷魯將軍指廩若
遺嗟今之人斯何人斯計其耕也幾穀餼之扶犁幾桔槔之灌
畦其獲也回江湖之駿奔卷天雲之暮低其歛也眇然基實之
山倏然橫浦之坻其入也豈斗筲之足筭汗牛馬之載馳介也
淺中卒駭且疑乃歌而喻之曰起予者誰兮必斯人者考古驗
今兮吁嗟里社長日難西兮生民不暇斲什麥萎兮大田如赭
粟方堅壁攻之不下阿瞞小斛洛陽高曾秦漢不威唐虞不化
文具之文墻書壁挂若夫貪夫徇財烈士徇名矯矯虎臣藐萬
虎賁魯英周豪目擊道存既慨慷而內交豈瑣屑之足論漢鼎
未多髯孫高眦周不引類而東鄉誰及帝主之略荊州倒屣孔
明借助魯不貶言而逆擊誰空赤壁之戰生有斷金之利死有

絕絃之嘆，鳥鳴之志，非燕雀之知，虎豹之文，豈犬羊之變，繫椽粟之四三，擬搏菹之百萬，世愈下而愈紛，鼓之者誰，吾得之於黃者，鯨背之所云，謂龍斷之賤夫，每朝齊而莫登，幸飢歲之相仍，偶新穀之未升，乘頽氏之屢空，肆盜蹠之不仁，弗思殆辱奮其并吞，曠未曉交家如土崩，可以懲矣，然猶不肯藉載，脂其車言秣其馬，於覆轍中，星言夙駕，雖爭馳而並駢，可拱立而俟也。

糶賦

子既作糶賦，鄰氏之好義者曰：某廉直，以沮某氏增直之告，復作糶賦而申之。

謀富而忍其惟糶，乎糶亦吾之義也，不義而富，果為祥乎，富亦我所欲也，儋石無儲，大田未稼，食難圖續，鄰不可借，帖敢忘於乞米色，幸憐於欲荷，賑或謀於移粟，均豈殊於宰社，如涸鱗之垂盡，遇西江之沛漏，昧者反是，悠然待賈，控臨嶮塞，暴殘鰥寡。

扼其吭而拊背，頰其元而出跨，鉅槁紅陳，獨夫叱咤，割惟雋永，眠若土苴，九疇飢饉，凍皆起死，以歸仁而執銳，被堅咸賈餘於更化，或開八百之基，或貽萬世之罵，吾於是乎知粟，愚商卒也，奪其飽兮以恢，遠圖民不附兮，吾誰與，鏹鏹聚斂兮，縱操特殊，豈在周觀兮，在商則愚，秦皇極奢，漢武窮侈，漢亦幾殆，秦訖羊世，王道之本，起於貧富之相支，一開之市，必立之平，八口之家，可以無飢，方今盛明，革秦漢非，尔毗云胡，管若不知畜而能輸，是謂善積，廣方守錢，雖積奚益，器滿則覆，獸窮則迫，彼乃疾眦我方，燕佚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史，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自速楚人之炬，不戒匹夫之璧，惟賢者而後樂，此庶幾乎不侯終日。

竹齋賦

君富於蜀，漢中拔萃，洋川之濱，霧擁煙蔽，滄灣嵌竇，殘沙賸水，平原萬井，沃野千里，其類實繁，既昌而熾，胸中千畝，坡戲之耳。

斷黃之產伯中叔李陶元是代不才者弃竹樓文章簡古新麗
湘江兩餘擢龍養難為筏為梓可稼可蔬舡步漁梁雁戶水居
汲湘然枯欸乃清婉於柳柳州一唱三嘆乃今勸游委羽買隣
荒岡倚倚崇山嶙嶙蒼蒼含煙轟轟連雲農事方隙揮斧運斤
萬山峇響千筏街尾蔽溪入江送江入海巨賈萬艘運入諸國
蓋不知其幾也惜無品題以配三子乃今賦之刷此君恥嗟嗟
竹齋植無寸地盃盃之間筵筵而已鮮風徐來大火方熾金流
石鎔背汗頽瀼望屠門嚼乃雞肋爾繫子所樂固余所鄙竹齋
主人戰然而作曰吾聞外物者容膝之隘甚於廣宇不則寬曠
擬動輒拘尺土寸金中都吾廬一屈一信倏榮倏枯原姿虛心
歲寒燕如吾稍止簷清則厭餘彼笋當道屢干剪屠縱懷是中
馳神物初心交也親迹求也疎鄉子所陳各天一隅今子所有
不傍子居豈不尔思子居所無吾於是泯而默囁而嚅四顧而
躊躇豈瓊伶蛇蛇伶風而不自反與吾其風乎吾其風乎

碧幢賦

祇樹函丈之制肖臨邛之四壁藜然容膝之餘地一鉏之隙
簷楹菑翳竹篠蒙翳堦垣四繞盧橘孤實非廬而穹非蓋而仄
可以休影可以息迹團團然童童然命之曰碧幢直曠欲牖
虛欲窺颺颺怒號屋頭秋江吊桶封之既摧嗟杖杜之不雙窳
取宿梅源蔽初日絺技小奏篋勳試策吟酣而嘯喧止而寐益
者四友坐者五石四友之外自撫其一其風甌自鉉霧蟄自
呵閑雲自留好鳥自歌古恨如海古愁翻波萬化可搜萬象可
羅余則散生蕉衫搔短髮顛怒然如瘖冷然欲僊乃命文人鈎
玄既磨既研楮生不約卷舒在前生不事邊幅展盡底蘊繁而
直方靜以俟穎穎探玄津分命馳騁聲吾腹中所無者欲其清
露莹泠泠欲其古玉軫玲瓏富麗則金谷始繁豪壯則秋潮未
平語其雄健則駉駉不調鯨鵬勇閩語其冲澹則南山種豆柳
州種柳至於典雅奇逸軒豁嶺密精贍深秀平漫湍激正而麗

腴而瘠千彙萬狀各稱其拙剔微四友輔相裁成也庸須更其
間哉於是軒碧茗之湄采北山之薇些而落之又從而歌之歌
曰憧兮枇杷菴兮枕柳惟穀與戚俱忘其羊又何以異夫迹相
踈心相忘者耶

吊駐春賦

山茶雪中著花萎於首夏取張右史老紅駐春粧名
之曰駐春作吊駐春云

余自孤山南宕止宜之下山春用季瑄月行賈園茶形而葩倚
楹可板低回欲言着澁醜顏殷肌兮凄黯丹臉兮消滅密幄兮
紛披羽葆兮摧斬有蕩者都言采其英有游者姝言奉其榮壓
帽簷厭鬢唇舞天香點文茵殆不免夫豪虐之手盡瘁而不得
制也方其猩染玲瓏犀剪龍葱酣酣絳明童童綠濃謫仙不來
况復謝公羗落落兮空濛疇孰子兮為容翳封植兮眇林自陶
寫兮華風欲鉏其色式遂厥性愛莫助之不曰同姓爛石寸芽

詩人薦嘉胥碎碾茶碎圭破枳味與諫嚴甘與薺蕪方物兮職
貢寐睫兮痒竦高制作兮品評昌蔡錄兮陸經配萬錢兮析醒
雖百粉兮曷輦嗟艷冶兮是矜若青黃之自迤將苦醜以迪人
抑壘腫引齧矧匪德兮翹晶焉所如兮全生

北碕文集卷第二

止止閣辭

歛其羊角海立兮山錯嶸寂然土囊鏡淨兮一漚弗作方寸兮
淵淵不風兮自瀦瀦馬兮殺人襄陵兮懷山息風兮水如砥息
機兮心如水歌吉祥兮安時夷猶徜徉兮奚以為

紫芝詞并引

安僖諸孫希怙卜母宅地得芝四莖叶其吉其友北碕某為之詞

石兮瓊木兮椿蜚兮鳳走兮麟草兮芝配是四靈絕類兮離倫
拔萃兮蕙英不時兮自鮮不植兮自萌軟濕兮紫潤嚴澤兮芳
新食秀兮春滋挹粹兮露零大和兮藹藹至潔兮津津山雲兮
溶溶溪水兮泠泠華風兮致祥霽月兮薦清馬鬣未封兮玄堂
未高發之者天兮感之者人

姚山僧舍怪梅詞

有楚者梅根於墻陰寒稍過墻當池之心池水不渾比梅德尊
維德之清請與水論水謂梅兄既清且奇亦復怪古歲寒不移
古則背俗怪則違衆彼衆與俗邈不汝共兄曰不然賦形大鈞
有萬不齊與維鈞成伊予所賦絕不諧俗俗睨盡白以白自泚
水泣訴兄兄謹勿言我維漣漪乃行潦怨盡同箋天俾遂厥性
反尔怪古及我澄瑩兄謝漣漪尔毋剪翳天匪汝諧遂及我私
杭州鹽官縣開福寺圓滿閣記

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杭之鹽官開福寺圓滿閣成橫
陳半空俯瞰百尺莊嚴像設如紫金山廣博宏麗如白銀闌檐
楹飛動闌楯衡直意匠出巧如經所說嘉定庚午冬予再至是
樓閣門開入已還閉見所未見恍如夢居內官聆四辯之音又
若地涌浮圖瞻滿月之好莫不心死意消平生狹陋之地蕩然
無復畦畛更上一層洞開八窗霜天澄明一目千里華蕪盡處
海門駕潮砂鷗風颿滅沒浩蕩方是時也將憑虛而遐征浩乎

其忘歸也民於農隙爰來止茲禱穰屢豐求福不回心與境冥
善念油然而作潛耻隱慝不訐而露各於衆前密求自新盟於
生生不蹈往轍更相警飭舉為善人僉曰淨慧阿闍梨修已是
閣之作也陰質潛翊不既多乎或曰翼翼飛薨厦屋渠渠費以
萬計盡自我出蠹我孰甚夫何益哉已聞而喟然曰是不足以
語此也吾謀之於喜舍度其有餘而取之否則去而之它不較
疾遲志其成而已以吾善幻之巧起其本心之所固有與人為
善何蠹乎不聞苛政之誅求乎錙銖不充華楚立至民賦有常
其實無底娛耳目豢口躰供苞苴利子孫沒沒弗顧使人徇虵
虎僥斯湏之生以苟釋重斂與夫樂施孰愈豈不足追議哉置
而勿論也而說偈言報化非真佛依真立報化法身亦非真真
佛安在哉一月行空虛皎皎千江同溟激與蹄涉圓缺隨所印
影與光為二二俱從月王若謂一即三未免墮諸數重門開樓
閣所見與心會如一蹄涉中具此圓滿輪作如是觀已反觀即

忘我我以忘我故不壞世間相世間成壞相亦與報化等離相而求真與真長相違

承天寺僧堂記

嘉定八年予與常熟長竹巖錢德載自西湖來姑蘇借榻承天問藥於可文文新成僧堂可容三千指曰是堂也九年之弓耳微夫子孰能為我記之是夕篝燈對壘筆敏風雨俄頃而成大抵取韓愈送暢師之說抑揚商評之袞袞數百言頗瑰偉主僧元韶不知講明謂其佐韓而肆詆居無何而文蛻竹巖亦死記不知所在愛堂既至尋訪無有閱其家集亦復遺逸哀其落落不諧俗腫腫明月弃置不售曰此而申之曰僧堂非古也霜花枯木象骨留香雖為老病設已見笑於塚間封下雖然在則人亡則書孰謂古已不復見拂其蹟疏其源求吾所以無媿於古斯可矣或曰四大吾堂也五蘊吾室也十二處吾床坐也十八界吾應量器也然則此堂可即也可離也則又為之說曰堂之

成成既難三條椽七尺單粥則粥饘則饘坐則坐眠則眠母求妙母求玄母談道母談禪母將心求人安母將法求人傳實自實權自權頓自頓圓自圓夫如是黃金為瓦白銀為壁汝尚堪任善乎無盡居士之為言反是粒米寸絲便須具角尾償宿負則翠巖遺訓廩乎在前不自勉旃其誰勉焉

承天水陸堂記

梁武夢神僧得齋之標目閱藏於法雲殿而齋儀成宋推官潼川楊諤則增廣之東坡上下八位贊則附楊後金山初筵山北寺再振自是哀冥福覃法施舍是則奚適姑蘇承天能仁革律而禪閱住持者莫知其幾湛愛堂之來也九廣大壯麗之興建咸落成於其手嘉定八年秋余謝丹丘報恩光孝事隱居飛來之陰愛堂遣侍僧志福持疏來言曰設冥無堂何以待檀施子為我着一語付化人淨球使扣檀度後六年而成畫梁飛虹璇題垂雲花沼種玉風櫺吐月廣袤嚴好甲三吳聞者悅見者喜

問其故曰球始語人人以為難至崑山遇大施者許某與其室人嚴氏捐負郭二頃歛歲入基厥功堂成則以田贍衆日走市廛不務速務其成而已亦既就緒復求紀歲月乃謂球曰事不避難衲子智勇也受不辭衲子等乎也叢詬負謗衲子忍力也具是三者綫溜穿崑崑之石不然強弩之末弗穿魯縞子誠知此是以成此大役而不見其難遂為四方無盡福田俾後之有事于振墜起廢知舍是三者無獲焉

釋籤岩記

天台法華三昧之所流出與修多羅若合符節如破竹如建瓴非心思意度識識而指陳也今之三十卷九牛一毛耳宏遠微密淺聞單見往往不能句讀天寶間荆谿然公避寇眷此窮獨惕然而作曰易績於姜里春秋作於歷聘不遇合之後吾以儒冠換伽梨敢忘吾兩聖人所事哉岩栖礪槃糝不逮藜夜龕雲屋拾葉記事不數年抱成書而出名曰釋籤妙玄之道於是大

明它日妙樂輔行則又釋止觀文句天台以來駕其說於文字作者鮮儼嘉定二年春余陟華頂度石梁訪國清憩佛隴宜獨蒙養正速余登赤城絕頂浣腸井皆浚之則甘泉源源有乳色瞰書記岩臨焚藁池憇釋籤岩周檻江山裴回不忍去感昔人艱難殄瘁之所成就而光明卓偉如此住山人普應請紀其事以俟僧史大手筆若流通大節融攝宏度則有唐補闕梁肅之言云

檢詳劉大監祠堂記

俗莫下於訐訐俗一成既有不勝言者嘉定四年西余大覺蘭若罹此酷寺既籍千指星散檢詳大監劉公以尚書倪訟詰郡將揚公之言白諸部使者復還舊物後十年余來茲聞諸故老感其事闢山靈堂西位公祠以伊蒲塞俾後來知排難解紛於吾山林無告者東坡記 宸奎閣於阿育王山妙喜祠之真也公活此山余祠之功也宓德報功禮也公騎箕尾而上八年矣

所不死者與此山俱傳故些之以辨而頌遺烈公名靖之字思
恭蜀之三池人後谿翁仲子辨曰蜀山兮峩峩蜀僊兮擷英冉
冉兮吳雲望蜀天兮冥冥稷兮非馨德兮惟明綿世世兮安靈
戒珠寺重修卧佛殿記

葦山檀會稽之勝勾踐昔游右軍舊處一水一石尚可彷彿
大建十三年定光葬後石裂龕湧一再不已聞空中聲索肖涅槃
像奉以遂宇則既安既固於是用其說舉此役落成於開成五
年逮會昌之變乃壞大中初再振於寺僧齊翰里人謝軋嘉定
五年真淨則顯感楊賓夢像求浴六十年矣又欲承通義師師
覺先志盡發所有而新之卧脇吉祥飛薨邃嚴曲盡其巧有加
於舊或曰佛者覺也示滅有諸曰有生非滅與生滅世間相也
瞿曇不壞世間相於生滅法中直指所謂不生不滅者天地不
先塵墨不後雖有聖智莫盡其際區區淺聞狹見管闕蠡勺尺
澤方北溟疲精竭思妄加揣量只益自苦盍嘗觀夫日乎大明

麗天無所不晝暝入於地無所不夜不有西崦之沉則咸池之
浴何自而入無咸池之浴則扶桑之照何自而升故曰常在靈
鷲山及餘諸住處是以信蛇凡胎聖之報雪顛不知所以孺慕
也醜勝幢覺討之依大權不知所以悲仰也外侮怡然不知所
以適其適也厥類躍然不知所以樂其樂也雖愛惡之不齊揆
之於理皆妄也愛惡在已則內制於私外蔽於物淪於生滅也
克諸已不生不滅者出焉辨曰皇覺不作作必有則修無所修
得無所得惟一真實不一不二何以明之入生出死生報盡矣
趣裝前途倏然去留傳舍賈胡春之方中烏啼花笑我則示之
漏盡鐘曉昔時之宜解其愛縛援溺拯迷舍是奚藥幻出空聲
像亦幻出以幻修幻而蹟其蹟葦山崇崇可磨可礪矢辨刻山
與山始終

普照寺重修西方前殿記

華亭具體蘭若莫如普照其間莊嚴壯麗莫如無量壽殿殿之

殊特莫如孟春之月會千萬人繫惟心自性之念事理冥契人境兩忘湘江以西邈然寡傳複道橫陳以翼邃嚴曲盡其巧以盡巧故反見室隘蓮坐高廣僅覲其趾眉毫宛轉鮮克彷彿遂徹其舊別敞脩楹軒豁前榮八奩玲瓏佛與四衆咸得相見如明鏡中見其面像又若帝網交光相羅如擊其蒙如發其蔀費倍萬計談笑而集真懿大師忠信崇教大師祖祥善巧誘倡徒屬各致其力作於嘉定九年正月落成十二年之四月北磬不起于座而告之曰鄉也室隘而不見佛不見之見初不加損今無室隘而得見佛所見之見初不加益見見之時雖佛亦物見不能及非物非佛或曰佛固自若也吾見固自若也有見不見也何故則曰罔克在念狂聖由是即見離見徒問傍睨書以授真懿使喻入社之淨信者俾知室隘宏敞未始二焉

應夢泗洲大士記代

某年月日余之官福之長溪度牛皮嶺憩道傍小菴菴中僧伽

塑像與二侍者皆塵埃晦昧使住菴人拂滌而致敬施金造龕障嵐昏霾蝕之患某年月日負丞長洲次脩門夢僧緇雲碎零示可憐之態謂余曰牛皮嶺別後無定居茲寓姑蘇城外二侍欲偕來盡瘁不得起子幸頌我言既而寤是秋大有郡檄和糴糴場在齊門外破寺中寺曰無量壽東廂僧伽像丹碧剝落二侍骨立與夢中語無二寺既廢像雖復嚴好將何以容乃徙置北禪完理而奉安於爽塏吁亦異矣姑蘇號樂施之國大士之化如月行空而區區獨於余如此其著古之聖賢聞其風可以律貪激懦况十力耶飭而新之使人見其面而思其行事則善心油然而謂自求多福非外求也

九功寺記

南齊建元末會稽刺史榮穎文頊施第建寺於餘姚之西薦冥福於其子秘書正字給事中京兆尹休秘書正字太子舍人光梁天監初錫休光為額吳越時武肅王目嘗寺僧惠清精禱有

廖改曰光明忠懿嗣興振墜起廢者九衍九功惟叙作今額俾
清住持清清源人參見雪峯遠神爽常顯則以波羅提目又律
衆自是曰明日交曰真迹迭而出開禧初學衡台者曰道源文
圭訪余於飛來隱居時法堂權輿於住山妙璉而榮勳於其徒
思齊辟支舍利塔則餘姚令杜高舊所造重修於敬復者久復
壞矣大殿乃了聰與其徒勤苦諸行再造於方臘盡餘壯麗與
堂稱司農丞李端明記與新昌長虞似良書在焉吾聞會稽之
地左鑑右瀾帶明衿台佛仙所廬輒擅幽勝象畊鳥耘未必皆
有虞之田也而農勤以孳浚井完廩未必皆有虞之居也而子
孝以友故家遺俗猶有存者一水一石尚想見王謝釣游麴源
與圭能為余言之源已矣後來如源者未見也而說偈言齊梁
之間竺墳孔章梁不水祚曰吾亡梁陳隋之亡吾固在茲試問
諸野十如何其矧二三君踰矩越度不曰匡拯伊臣惟具好爵
厚廩吾何與焉危吾不持吾童吾顛倚歟榮公愛不忘子求福

其真易第作寺錢氏有國像設日嚴冉冉緇雲淵珠出潛繩繩
逮今方軌聯躅榮公願輪康莊轉轍咨尔來學是討是論異此
勝幢不騫不崩

三過堂記

或謂東坡回鄉里道舊故若此虛喜足然為文公游本覺是豈
知公也哉公以熙寧五年攝開封府推官乞外通守杭州之明
年有事于潤道過橋李尋訪焉而我眉翠掃形於聲詩抑見文
固有以致公者後六年自徐移湖再過焉文病且老又十年自
翰林學士累章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又過焉文死矣所
謂三過門間老病死于以見其致意於文也深慶元初蜀僧本
覺來住山得公第三詩於禮部尚書楊公汝明遂集帖字同前
二詩登諸貞石尚書西歸題字於賢良鄧公諫從之左至今樵
豎牧兒能指點詫行路人曰東坡三過此賦詩而去公以剛明
勁正之氣與姦邪並進爽拔不可干若千崖高秋松桂精神草

木廩粟助寡忌衆直行徑前危機冥施命亦幾殆煙江瘴海至
輒忘反蛇鄉虎落縱浪吟嘯不知死生患難為何物然則頡頏
翔鳴物莫我嬰不足為之榮羈窮窘局動與禍觸不足為之辱
泛乎水盈科浩乎雲無心至今望之邈在天上住山元澄作堂
曰三過補山中缺文而以致其思是記刻舟之跡而語人曰劍
在此余又為之記與尋劍何異哉

寶林寺普賢堂記

普賢堂之作也為登大我參禮普賢大士者化城禪榻長連拓
飢食經行之地若枯木留薌之制中奉大士代陳如尊者憧憧
雲水爰憇爰止咸曰大我大士所都庸知夫銀色提封玉象步
武果在是乎吾聞普賢行願境界大無外小無間虛可塵析溟
可滴數惟此境界不可盡際巋然大我萬仞凌空虛上出雲兩
磅礴數百里其間生植飛走與夫此山孰非是中一塵一沙而
此大士身量壽量亦復若是游觀之人信種善本及本所願亦

於是中不即不離日用不知昧夫心求務以目覩反謂大士與
我異致宿春粮索糗糧或三月儲跋山涉江披蒙茸攀嶮嶮幸
而至其上莊視肅瞻澄慮歛紛極其所見野鹿遠導壘鳥逸響
晨霏夕嵐萬變陰晴或矚光相或光攝身天燈暝升天鐘曉撞
見聞會心則喜而加信不則謗且怒其不信自心不見自心見
量所造而以喜怒為用滔滔者皆是也顛山夏水廩不可留勿
勿言歸荐來至茲主是堂者猶妄異其曹溪一宿鰲山半夜俚
知夫大士無乎不在非此山非它山非近而易企非遠而難致
塵塵爾利爾曾不遠人人遠之爾然則某人圍成嗣先振始
普光肯堂某人施地區區之心有在乎是是不可以不紀

湖州寶雲彬文仲淨業記

公名了彬字文仲湖州烏程縣計氏子寶雲寺清湛則受業師
也十五能誦妙蓮花經二十七則發明古方書之秘遇新雨露
服伽黎受具畢瀝指端血書所誦之經為衆工發蒙消埃之報

將尋訪而求度生死法鄭禹功固止之縛於雙槐堂之東俾
州里疾疫者有甚於水火之託蕭千岩陸靜州相挽尤力勉為
諸公留意危療急不勝數旋徙瑤山所療不啻雙槐之東五十
而修淨業即寶雲舊環堵建繫念之所結構象設體制大備十
友會盟一志無移日課有常風雨不渝尅期熏修則北峯印為
之主南翔遠日本坊為之伴綴輯歲乘則諸子稽其費諸孫相
其役九根椽片瓦皆公為之倡七十八而績用成居無何厭世
之念作夢三僧雲間來覺而笑曰此其地矣使速印印至則為
著解疑一章其徒是後夢有與公同者又復一日見二僧持畫
佛公曰大丈夫行當即真安事假為言訖不見索帋書四句偈
曰七八終壽祿淨業一生篤日覩阿彌陀平生功行足巍坐肅
聽瑩熙怡含笑見佛說法無量衆圍繞於卧內如淨名室不迫
不隘諸徒誦經不置經七日一心不亂慶寂然如入禪定嘉定
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壽七十八臘五十一度德稠德歲二弟子

歲先公死稠嗣箕裘兩孫懷就師慧公始以劑砭之技進於道
或以為可鄙吾未見其可鄙也昔范文正公嘗願達則為賢相
窮則為良醫窮達者士之常而博施濟衆易地則皆然公以是
道游搢紳入草澤鍼膏肓起廢疾累行以密哀德務陰不撓世
相而相淨業長揖三界翩然而西醫果負公也耶正法鵠甚賢
聖隱伏贗浮圖厥類惟錯化質殖成俗千礎萬指尸素且不揆一
息不來雌雄立判方將十百為伍大書特書刊其謬悠狂怪之
言愚吾氓而罔市利聞淨土之說則輒大笑不則攘臂而排之
惶惶一生厭然白首日暮途遠穀穿雀飛方是時也淨土豈遠
人哉人遠之矣因作而言曰淨業策勲之速求如公者晉東土
諸賢已降歷歷可考余游東林企懷古昔山空無人水流花開
雖不逮事雁門二難而相周旋於遺民次宗反而求之一杜儼
然於戲適圓通康莊必自補陀大士尋淨土捷徑必自雁門二
難舍是而它之如航一葦於絕潢斷港欲至八德之池難矣哉

華亭西寺無盡燈記

作光明供供養中冢獵人之箭洞犀貫革塵龕佛燈耿耿欲燃
箭以剔燈天眼證通况夫南晦膏腴基一蘭若無盡光明吳氏
子某有田一頃強半耕而獲之數十口可以無飢不以養數十
口之家而以為一燈之施者獨何如蓋其疇曩有事于補陀大
士如谷荅響如水涵月苟其夢慮雜想隱隱潛耻不盡澡雪而
欲造夫純誠之地何以感格玄覺如此其著施所難施不為難
者殆非偶然咨尔妙朴盍思其難謹終如初俾冥者明明終不
盡日月薄蝕此燈長照風雨如晦此燈不夜蒙斯光明若徹蒙
覆若被雲霧作此施者心華發明照十方刹爾時妙朴後座而
起稽首北磻請說是法北磻默然遣化菩薩其名曰穎於四眾
前作如是言田而畊續光嗣明乘月之虧持月之盈畊而稼智
燭弗熄轉空為晝破暝於夜稼而獲是誠是度以綿以延毋止
毋作獲而廩歌豐慶稔受者無心施者莫枕時化菩薩作是說

已舉以授朴既授朴已作禮而去

瑞巖開田然無盡燈記

淨名大士既授萬二千天女無盡燈法門從而諭之曰冥者皆
明明終不盡伊尹所謂以先覺覺後覺也後世焚膏繼晷無
盡燈非淨名心也日夜相代為明者日月也大厦既夕風雨如
晦瞭然者將眊然待燈而見燈亦豈無待焉惟有待改運行於
人日月則運行於天運之之殊不息則一也瑞岩丹丘勝處燈
失常運貨殖取贏使此燈不夜莫知幾興廢住山道全謀諸眾
曰貨殖取贏乎墾土收穫乎智紹曰是或一道也顧王之何如
主之有常則皆永傳不然則勺海為膏伐山為炬徒尔為也僉
曰善紹則請命出山旋泐絕淮積鏹累銖閱四季而歸僦工闢
荒眠歲入為無盡光明茁霜蕭蕭隻影婆娑焦心勞思恐蹈貨
殖取贏之轍求余記其成為將來之勸

平江南翔巖院記

南翔懺院成會其費絡錢以數萬稽其謀於檀越顧君某捐金
振廩權輿於某年月日和而施者響如谷聲落成於某年月日
高廣宏敞極一時壯麗正修之地幻普賢懺悔主如雜花法華
所說燕窠之所則闢禪觀攝敬亂如留香枯木之制設施於閣
則以備盤礴解衣注湯於室則以戒宣明妙觸課日用於薰沐
則以振其怠裕歲修於阡陌則以致其父整整翼翼異倫次攸叙
湘江以西輪奐鮮儼於戲虛空無邊故世界無邊世界無邊故
衆生無邊普賢則悟夫無邊衆生所同者始一善至無量善卒
踐等覺妙覺以覺後覺衆生反是始一惡至無量惡卒踐鬼畜
苦輪輪轉不息苟悟夫與普賢同者歸六用根息諸妄初如陷
如窞如賊如冤克此一念如彈指頃則銀色界應念昭徹六用
諸妄皆助道法昔所作業雲點太清雲散夢掃即一切空今所
懺摩如湯銷冰無別有冰即一切假斷空假邊一前後際不動
本際即一切中一心鏡空三觀鼎峙法萬其緒即三而知離三

而知即名邪說不即邪說是謂正曰正曰精明是真懺悔空界
衆生可知其際此懺無邊不可究盡昧者昧此胎三毒車策四
倒乘蹈八邪轍掉百非軼疾馳於六塵之墟聚族而謀曰是可
罔下愚知者不道也則詰之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不知也知
者改過乎曰改過然則改過與懺摩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胡
爲乎知者不道也仲虺之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傳說戒高宗曰
無耻過作非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詎知此懺未出
竺西二三聖賢已行之於此土矣故表而出之俾從事於斯者
知夫所謂罔下愚者下愚也

南翔僧堂記

連長榻專廣座容數千指開單盃必撥梁棟選柱石然後可以
併懷震風陵雨雖然非古也古之人一生打徹於塚間對下古
已往矣若今食息於塚對鮮不頌洞觀聽曰怪曰誕曰姦偷鬼
物獻族呼類水洒擬逐使不在吾竟乃已而姦偷之徒往往託

以沮吾法元祐間端師子所勸辯才所拒之妖回頭慶元間趙
京北所黥之風道隆成其類也此堂之建于以見前輩慮後世
者若是作五觀法俾食於堂者作如是觀吾嘗謂五觀具四端
猶四體也請論其目一曰計功多少量彼來處無惻隱之心則
勤不知畊勞不知炊享非正命湯不加省二曰付已德行全缺
應供無羞惡之心則酣嗜終日無所用心槃樂忘傲蕩而不反
三日防心離過貪等為宗無辭讓之心則饕豐潔饗珍羞却踈
糲縱口体而極其所嗜四曰正事良藥為療形枯無是非之心
則含靈龜觀朶頤道不腴日以羸氣餒而不支五日為成道業
故應受此食無是四端者何以深造而自得之自得之雖層氷
峩峩精瓊而靡列鼎萬鍾不素餐兮是故摺紳五觀黃太史作
而象其因南翔寺僧其求紀其師某年月日雲堂之落成也為
具載其設施使知某振篋垂橐不徒其為

南翔寺九品觀堂記

蓮社作於東林般舟之道至是鼓行於晉宋由晉逮今衣冠緇褐
菩薩行人榮勲淨業載諸帑上語者不勝數嘉定四年仲春之
季昭文錢公象祖易箒之際吾猶及見之佛聲未斷怡然垂訣
天香天樂隱隱戶牖其聲其臭皆非常聞是時諸孤躡踊號動
荒迷懍恍不暇知聞予時承丹丘報恩之之與三峯大長老蒙
宜獨在焉蒙憎凡子以吾浮屠為誕唯使予勿言前所謂帑上
語信不可誣按經中說有佛取土曰清泰國無地問津心能知
津不皇不王太古自若不令不申至神自化七情不鑿九品成
列塵刹幢蓋對林水鳥法音宜流佛願力故極惡重障報相現
時濱於九死一念知反力不暇給遇人教令憶佛念佛十念成
就宿負俱泯即生於此雖下下品皆不退轉上善種性觀法精
密想念純至一念相應斷前後際不動本際正遍知海皆從想
生如指標月月日指見見境想滅得月指忘月與境冥忘性亦
滅滅無可滅所滅亦空見彼導師與二大士及彼四眾交臂如

故悟惟心土非中非邊此觀與堂亦非中外文貴勸發罄竭而助修印振始不徒其為從節承終亦既其力嘉定三禩爰舉是役丙子之秋遂落其成刊諸琬琰昭示來學俾敏厥修毋怠乃訓

南翔寺大殿碑陰

南翔大殿成於某年月日而後造像亦既久矣古野與殿不胥稱頹圯不可治後某年月日寺僧文杲改作如七金山炫耀赫奕佛像慈而威恭而安給侍菩薩則威而慈天神則威以恭其不敢安則一也巧麗尊特所謂皆有聖人之一體佛則集大成也即佛之大成而得吾心之廣大悉備即吾心而指衆人之心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文杲辦心李其辦力工之薦巧亦心佛衆生之所同者殿有記茲不重出

澱山會靈廟記

祀天下之大典也德不被物功不及民者不在是典蜡所以報歲功也凡水旱疫癘蝗螟則黜其方之神然則在是典者庸尸

素哉嬴秦時邢氏三女子死而有靈能役鬼工各開湖泖緒亂流以弭水患澱湖之靈其季也罔罟之利舟楫之益民歌婁豐菑害不生一方之氓均飫其惠嘉定七年孟夏大旱奔走群塗有禱輒爽知縣事李伯壽命主簿陸屋躬至若扃檀木始然水立晝昏濺沫飛濤沮洳冠裳傍睨辟易陸固自若不衡不倚若有相者得魚得蛙速雨之徵必異所求不獲不已潛魚既躍蛙亦隨至霈雨旁注三日足用歲大有秋申聞 朝廷錫號會靈揭榜之辰陸乃肅齋夙奉其行呂侈 君賜以荅神貺觀者如堵震動山谷水天一碧幽顯咸若黃耆鮐背相眠而作曰神來止茲福我茲土千有餘歲不知幾縣吏之禱於斯也一朝潛德徹覆於吾賢父母之手又矣吾神恒其惠而專其惠也褒封之后九所以惠我者亦豈有加於疇曩而貳其心哉獨嘉吾賢父母能講明政之所先務使 朝廷息渥不及尸素之鬼足以風勵素食怠事俾敏厥修予聞而嘉之遂彙括其言而文之俾脩

歲時之祀者歌之歌曰湖山兮蒼蒼湖底兮天泱泱樓觀凌空
虛突兀兮金銀鑄舳艫兮轉輸杭徐兮繞湖不知幾千萬兮寄
豐凶兮慘舒煙冥冥兮雲淡風蕭蕭兮葭菼貝闢兮襲玄宮物
不疵癘兮民不願頷煥兮榜題兩露兮新滋神之靈兮聽之

華亭白蓮寺記

熙寧元年歲荐饑溝洫間老羸枕藉邦人吳世榮相景德寺僧
宗喜收歛而火於此蓋不知其幾也法林嗣興律部謹嚴道俗
向化土木金碧咸極其巧歲以皮經堂以容衆幢幢水雲挂盃
息有大殿鼎新則思度受其成幻佛與天則思坦悉其力閱二
十一寒暑得今額度既老謂戒空曰力不逮志日暮途遠然則
奈何空憤悱而作曰將九仞者虧一簣繫我父祖創業未既了
此緒役非我而誰乃益自奮厲搏節於寒苦窳寥中不疾不徐
爰度爰誦化爽塏於重淵封沮洳為茂林向背衡直各得其所
俾於農隙報功植福物不疵癘民胥適悅歷年四十築勲於戒

空之手則又屬諸妙惠增其所未至惠徧求紀述莫予為空予
謂惠曰若知夫是利之成資喜與空久而弥芳者乎異乎吾所
聞於今之貨殖於營繕而務速以駭愚驚俗者遠矣苟利其速
必不以誠格人而以倝劫也至於然頂然臂鍊指瀝血九所以
鼓吹閭閻傾動觀聽者鮮不勇為治其荒唐謬悠之言聾瞽匹
夫匹婦而效其心使妄莫夫所不當得徃徃規毛髮之利汲汲
濟其所欲施如給渙者亟縱亟釣而求好生不殺之益小不如
意則顛天疾呼曰施果不足恃而善果不足為不幾於龍斷與
盍亦觀夫古之建幢樹刹過千百年更廢迭興苟冒其地輒恣
于厥躬以逮其后人吾不知胡為乎而然耶揆以吾法則必以
為誕唯落落不偶俗故吾罕言以俟忘言者辭曰澱湖北隣襟
山以西喜來相攸開此拓提乃振溝洫燎豁燔馘不知幾何動
以萬計一再有傳至于法林林學南山右規左箴像設有嚴以
相鐘鼓建大寶輪以授思度度拜稽首謂坦與空權輿非難難

惟厥終繼自乃今罔敢或墜念茲在茲事乃克濟我觀白蓮澄
淨不垢名是蘭若亦曰弗苟咨尔來學當如是觀毋求安心求
心所安

北磻文集卷第二終

